

人生况味

家有一宝

■ 蒙钟德

晨光初露时，老伴总爱抱着小孙子在阳台上晒太阳。那云絮被霞光染得金黄，就像我们此刻被孙儿点亮的

生活。
记得儿子婚礼那天，我望着满堂宾客，心里早已勾勒出孙辈绕膝的画面。退休后的日子本如静水，却因一张孕检单泛起涟漪。那天老伴正惬意地躺在酒店床上，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她突然鲤鱼打挺般坐起，皱纹里都漾着光——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

产房外的长椅被我们坐得发烫。当护士抱着襁褓出来时，我分明看见小家伙打了个哈欠，粉嫩的拳头蹭过嘴角，像在寻觅什么。老伴颤抖着手接过这团温暖，婴儿本能地吮吸着棉签上的水珠，那声响比窗外的蝉鸣更让人心颤。

月子里的晨光总沾着鸡汤香。老伴把摇篮搬到窗前，让初阳轻轻吻着孙子的胎发。我举着手机记录每个瞬间：第一次皱眉，第一次抓握，连换尿布时蹬腿的劲儿都透着新鲜。满月宴上投影仪亮起，亲朋们看着新生儿30天的成长史，竟比看春晚还专注。

原以为带过儿子就有经验，谁知这小家伙比他爹当年更难伺候。学步时像一只醉酒的企鹅，偏偏爱往茶几上撞。老伴的手袋总装着玩具，弯腰扶他的动作越来越利索。有一天，小家伙突然咯咯笑起来，笑声清亮得能摇落窗台上的三角梅，我慌忙举起手机记录这一瞬间，活像采访明星的记者。

旅行箱在储物间积了灰。从前我们说走就走的潇洒，如今化成小区里每日固定的散步路线。有老友笑我们成了“人形摇篮”，我却发现落叶的纹路比异国风景更耐看——只要蹲下来，用孙子的高度。

夜深时，常看见老伴就着影影绰绰的亮光给孙子盖被子。她眼下的青影越来越重，可每当那小脚丫踢开被子，她起身的速度总比年轻时晨练的速度还快。我们像两棵老树，把年轮里积蓄的温柔，都化作了托举新芽的力量。

墙角的快递盒堆成了小山，有人送来家政中介的信息。老伴摩挲着孙子后脑勺的绒毛，说：“这小人儿喝奶时会摸着我的美人痣呢。”我便懂了，有些疲惫里藏着蜜，是任何专业服务都替代不了的甜。

晨光又一次爬上摇篮，照见老伴白发里黏着的奶粉。孙子正用刚长出的乳牙啃磨牙棒，口水亮晶晶地挂在下巴上。我突然想起抽屉里那本落了灰的护照——等小家伙上幼儿园，或许还能带老伴出境游。不过现在，得先去菜市场买只光鸡，给全家煮一顿鸡汤。

即时应令

绿豆粥

■ 吴建

自我记事起，每逢小暑将至，母亲总要拿出珍藏的绿豆，一粒粒饱满圆润，在晨光下泛着幽幽的绿。绿豆是前一日便浸下的，吸饱了水，胀得圆滚滚的，绿皮上裂开细小的缝，露出里面淡黄的肉来。母亲说，这样煮起来容易烂，省柴火。

灶间已生了火，铁锅里的水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母亲将绿豆沥干了水，倾入锅中。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锅里的水渐渐泛起涟漪，绿豆粒在沸水里上下翻腾，像一群不安分的小鱼儿。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火舌舔着锅底，忽长忽短，忽明忽暗。母亲不时用长柄勺搅动锅中的绿豆，怕它们粘了底。水汽升腾起来，裹挟着豆香，在狭小的灶间弥漫开来。

“去摘几片薄荷叶来。”母亲一边熬粥一边吩咐我。我便蹦跳着出了门，到屋后的菜地去。菜园里长着薄荷。薄荷叶长得茂盛，青翠欲滴。我摘了一片，还顺手捋了一把嫩叶尖，含在嘴里嚼着，顿时满口清凉。

回到灶间，绿豆已经煮开了花，绿皮脱落在汤里，像无数细小的舟船漂浮在碧波上。母亲接过荷叶，在清水里漂了漂，切成丝，撒入锅中。霎时间，一股清凉的气息弥漫开来，在热气腾腾的灶间辟出一方清凉天地。

绿豆粥煮好后，母亲揭开锅盖，一股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起，带着清甜的气息。她舀出一碗，放在井台边的石板上凉凉。石板被井水浸润，透着丝丝凉意，能让绿豆粥更快降温。不一会儿，绿豆粥的温度便适口了。

作为生于淮河边长于淮河岸边的皖人，我的血脉里始终浸染着江淮的烟水气，天柱山的峰影便是徽州魂魄烙在心魄间的刻痕。怎奈行藏几度踌躇，数番交臂失之，人却与此方故土神峰擦肩而过，山岚仿佛只是擦着耳畔的叹息。此番终得踏上通往天柱峰的青石古道，杖履落下一瞬，胸腔里积攒多年的魂契轰然松动，如同亲手掀开了浩繁古籍的封面，触碰那页以江淮烟岚为墨、天柱石髓为简的未竟手稿。石阶步步履磋磨出玉质般的包浆，每一级都如书页般叠压，棱角在岁月里柔和，细密的防滑槽里积满了风霜落下的注脚。山道随峦嶂蜿蜒，两侧峭壁陡然合拢，森然如巨嶂苍黛无声峙立。崖壁上，历代题铭自唐至清次第铺陈，宋人手笔的秀劲与清人刻刀的滞重交错，如同蝇头小楷在峭厉的岩页边刻下深远的边批。指腹摩挲着冰冷的“皖伯洞天”四个阴刻大字，抵及的不仅仅是石头，更是千年祈愿的温度，是无数拓印时遗留的精髓，一股滚烫的热意竟沿着冰冷的岩石倒灌，直抵久别的心房。泉水在岩隙间蜿蜒成篆象的笔触，汨汨似未干墨痕之私语，那是大地写在岩层间的素白尺素，一缕草木混着岩土的墨香仿佛渗入了湿润的空气，熟悉得令人鼻端酸涩。每一步抬升，都似指尖掠过故纸的回声，又似漂泊的游子，正一步步走进魂牵梦绕的故乡山河的手稿正文里。

抵近天柱峰脚下，巨大的山体瞬间攫取了我全部视线。它拔地擎天，硬生生将混沌的云絮刺破，凛然如一枚铸熔亿万年光阴、饱蘸乾坤岁月凝成的硕大徽墨，稳稳矗立在群峰屏息仰望之处。不再仅仅是仰观，是魂魄被一股无形的引力提摄，迫使颈项后折，方能窥见这“中天”之柱的全貌。岩壁袒露着远古的沟壑，纵横交错，是远古沧海那狂野的咆哮被岁月冻结、压扁成的刚劲沟壑；青灰色的磐石基底上，星点的云母闪烁着捉摸不定的冷光，仿佛那支悬腕巨毫吸饱了千秋尘烟，正自毫端凝蕴、垂垂欲滴的一点灵犀墨滴。目光所及，明人胡缵宗所题“中天一柱”早已被时光的唇齿啃噬得斑驳难辨，字迹模糊。然而奇妙的是，每次雷雨过后，岩隙深处便自有暗红色的铁锈如血泪般渗沁，无声而执着地沿着凹陷的刻痕漫漶。这天地灵髓无声的朱砂点校，远比金石雕琢更具逼肖不朽的心跳。

立于峰前那片半步之地的石坪，胸腔里的喘息尚在与山风角力，心神却已被那半枚嵌于危崖、苍苔密裹、形若碧玉的青铜杖首所俘获——传说大禹治水于此，插杖为记的遛远凿痕。正神思恍惚于这贯通古今的刹那，头顶苍穹蓦然沉落。方才舒展的云絮，刹那间，从山体那道道史册沟壑般的皱褶间奔泻而下，挟带着源自太古洪荒的、令人心悸的湿寒，直抵骨髓，喉间发凉，紧接着，细密如针、清冽如冰泉的雨丝，毫无预兆地扑上了我的额角、眉心，顺着裸露的颈项滑入衣领，手臂顿时浮起粗大的颗

岁月山河

天柱山的手稿

■ 瓦四



天柱山。资料图

粒。肌骨于刹那绷紧，发梢低垂间，每一寸皮肤都化作了敏锐的感知器，贪婪又敬畏地汲取着这来自天柱峰、来自时间深处、来自创世余烬的瞬时洗礼。它们太细太密，像亿万无形银毫，在晦暗的天光与流动的云影之间，也在我的眉梢鬓角、眼睫唇畔，灵巧地勾点着稍纵即逝的断句。奇妙随之显现：雨水吻上岩壁沉睡的云母，那些暗哑的银斑瞬间如点燃般焕发出刺目的微光，宛如古籍深卷里秘藏的朱砂批红，在潮湿的黑暗中霍然苏醒！雨水沿着藤蔓根络攀爬，在山石纹脉间织成银线。顷刻间，巨峰脊背亮起无数道晶莹闪烁，分明是天工以峭壁为宣纸，挥毫时抖落的墨滴，正蜿蜒成一行行磅礴的狂草飞白。

这短暂得不足一盏茶光景的山雨，来得诡谲，去得飘忽，却是天柱峰授予我的，比任何石刻文字更直观更刻骨铭心的信物。它并非隔幕，而是天地与人间、永恒与瞬间的一场无声又宏大的沟通秘仪。雨水殷勤地浸入古老的石痕，更神奇地模糊了当下与史前的界限。我立于雨雾中心，仿佛天地以我为轴，骤然铺展成一卷墨气淋漓的水云长轴。原来一座山的存在绝不仅在于引人观赏，更在于它如何在时光的洗礼中，将其深邃的生命与灵性沉淀、凝聚，向行经的有心人袒露。

自天柱峰而下，心绪依然浸在山雨的清冽与古意的苍茫中。过神秘谷后，同行者遥指深处：“有梯子！”我们转向百步云梯，仿佛是命运在这卷册页的末端留下一个险仄的转折。看着云中的梯子，石阶如利刃凿刻，呈“之”字形在悬崖绝壁上硬生生楔入一道通向人间的豁口。阶面窄狭，经千载足履磋磨，早已发出玉一般的湿润，宛如线装书频繁翻动后形成的柔软折痕，只余下核心的精气在阶梯间里

流淌。壁立千仞，两侧云海涌动，白雾弥漫升腾，如同天地间一轴素绢，正贪婪地吸纳泼天的墨意。手握那根被灼热的铁索，温热的表层下铁锈的叹息，无声浸润手掌；而山雨后渗出的血渍攀附其上，恰似古籍边缘淡色的朱批。

向下望去，云雾在深渊里翻搅，心尖猛地一抽，双腿竟不受控地微微发软。攀登于此是勇气的较量，也是肉身的谦卑。每一步悬落，都需凝神贯注，仿佛踏在生命的弦上，只怕一脚踩空，便坠入那翻滚的云海，摔碎成无人识得的肉泥。汗水与铁锈模糊了指掌，每一寸挪移都需将生命压进这一线狭窄的空间。行至百步云梯中段“坐忘石”的所在，岩体凹陷处嵌着一双古拙足痕，传为吕仙驻留处。驻足喘息时，目光落在足印积水里，几片桃花正悠游其中，艳红的花瓣在暗色的石洼里灼灼燃烧，像从一部褪色的线装传奇里偶然滑落，带着脂粉香气的断页残篇。这刹那的云霞霓裳与仙家踪迹猝然碰撞，醉红尘与清虚境，在此处不过是一道浅浅的石线的间距。

当颤抖的双脚终于踩实在最后一阶平台，悬着的心才算咕咚一声落下，整个人仿佛卸下千钧重担。踏出云梯的那一刻，如同合上这沉重册页的最后一页。抬头回望来路，云梯已隐入缭绕雾气之中，唯余一道瘦削的折痕嵌在苍崖之上。山风对着云梯发出编钟般的低鸣，细听犹如古卷合拢时的余响。百步云梯，哪里只是物理的路？它是时间与空间交错叠压而成的装订线，每一次刻骨铭心的攀升与降落，都是在这册天地巨著的字里行间，被无情镌刻，又带着痛感完成了一次对古老存在的穿行。铁锈染红的掌纹，是对存在感的朴素认证；足下虚空的震颤，则是灵魂在历史悬崖边踮起的舞蹈。所谓“信箋线”，系住的不仅是这方寸的安途，更是游人一次次濒临悬崖又紧握生命绳索的，渺小却不肯消散的人类意志与古远时空的一次次艰难对话。

所谓名山胜境，从来不是凝固的风景，更非简单的石头堆砌。天柱山的精魂，尽在那些被反复揉搓、浸染、修复的细节里。它不是泰山那样高擎于历史正典的皇皇巨著，它是散佚在崇山峻岭间的手稿，残简断篇，墨痕淋漓，章节散落：一汪凝碧的炼丹湖水是盛满星象的药砚；青龙背的嶙峋的刀脊是批注在万丈深渊旁的狂草眉批；飞来峰悬壁上卡着的松籽，就是风传递的、尚未解码的密语；山谷流泉潺潺而过宋人手迹，恰如时光流淌不息冲刷的文明印记，旧词与新意在花瓣水影间奇妙融合。

归程中松涛阵阵，其间隐隐有泉石敲击的清响，恍若昨夜仙人读经后未曾归案的棋子被山风推动，又似线装册页仍在风中轻微抖动。天柱山的妙处，正在于它以亿万年的地质层叠为纸，以风霜雨雪、草木生灵、文人墨客的驻留为墨，书写着一部永无定稿的草稿。

潮汐·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

热乎的人情味

■ 林荣芝



海南宝岛，与湛江一海之隔，可谓纽带相连，唇齿相依。海南黎族讲黎语，湛江也有一些人讲黎语，这便是语言相通之处。海南和湛江还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地理环境、农作物、海产品、生活习惯以及风土人情等等。我姑自小讲黎话，解放初便跟随南下大军到了保亭军垦农场，并在当地结婚定居。后来，我偶尔到保亭探望姑姑，从中了解到不少海南的风土人情。

事实上，我能够深入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和海南人的品性，主要来自《海南日报》。上世纪80年代，我在雷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常到校图书馆翻阅书报，《海南日报》是我最喜爱的刊物，原因有三：一是报纸办得大气，图文并茂；二是消息新，容量大；三是副刊内容吸引人。《海南日报》的副刊，大多刊发精悍的散文和散文诗以及小巧玲珑的诗歌。其所刊发的文学作品，大多散发着红土的金光和大海的盐腥味。作品里的风土人情，人的思维意识，等等，与湛江十分相近。读起来倍感亲切，仿佛就是身处其中，挥之不去，回味无穷。

我自小爱好文学，尽管后来读的专业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但课余时间常写点小说和散文。我的散文，大多著写本地的风物人情，与《海南日报》副刊的作品风格相似，便斗胆投寄。文稿寄出两个月后，

收到《海南日报》寄来的样报，文章标题是《捉蟹》。样报中还附有一封短信，是副刊部主任黄宏地老师写的，大意是散文写得尚可，有新作还请多赐。读了黄宏地老师的信，我感动得一夜睡不着，一个初学写作者，与编辑素不相识，却得到如此厚爱，简直受宠若惊！

文章得到认可，自然喜上眉梢，创作动力也越来越大。于是，每到休息日，我便“闭门造车”，努力创作。一有新作便投给《海南日报》。没想到，有一天，我收到了退稿。退稿中夹有一封简短信。留言者是周济夫。周老师在信中说，黄宏地主任近期工作忙不编版，稿转他处理。周老师觉得我这篇散文写得过虚，建议我如何如何修改再寄他。我便根据周老师的意见去修改。改后寄给周老师，不到二个月，稿子便发了出来。

我常写稿也常投稿，遇到像《海南日报》这么热心扶掖作者和尽职尽责的编辑确实不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还向《海南日报》投稿，刊发我作品的责编是伍立扬。我常到市图书馆阅报，常在大报大刊上拜读到伍立扬老师的散文大作。编辑易了人，但《海南日报》的好编风不变。事隔多秋，《海南日报》依然是我成长的摇篮。

十七年前，因种种原因，我停止了创作。去年年中，我忽然重生写作念想。于是，写了几首诗，试投《深圳特区报》和《珠海特区报》以及《湛江日报》。没想到很快就发了出来。中断十七年之久，重新执笔写作还能发表，对我鼓舞极大。于是，我又写了几首诗，并从中挑选两首自己较为满意的投寄《海南日报》。大概三个月后，《海南日报》发了出来，编辑还特别来电嘱咐把银行账号发给她发放稿费。《海南日报》编辑这种高度的责任心的确让人感动不已。这回发我诗作的责编依然素不相识，有幸再度遇到这样的好伯乐，算是我的福分，也是《海南日报》的好编风使然，几代编辑，都有着热乎的人情味。这是《海南日报》的作者与读者之幸。

诗路花语

儋州白沙道上（外一首）

■ 周济夫

深壑更深处，轻车遍通行。
移形峰作态，萦目水无声。
雨沁三春绿，云衔九架青。
林端隐茅屋，鸡午破苍冥。

◎遨游五指山

主人诚好客，结伴作山游。
俯望松风畅，临流泉韵幽。
茶烟轻袅座，锦带艳缠头。
相约五峰顶，丘诗引吭讴。

海岛上的陶瓷片（外一首）

■ 倪俊宇

婀娜莲花，自海风中摇曳而来。有鱼鳍划动时光的波纹……在小岛烙上火痕的砖块旁，我触碰到岁月的沧桑。印着唐宋手痕的陶瓷片青白釉、白釉、青花……在砂砾间，闪烁不灭的光泽。摄人眸光的陶瓷残片，这些千古不变的文字，演绎着许许多多鲜活的情节透过阵阵海风背面我看到，有燃旺捕捞日子的炉火在闪动先人们餐饮的曦光或月影我听到，帆影锚声间琼腔粤调的号子与渔歌在深情地生动着历史烟尘中的晨风夕雨……

◎古猫

有锈迹斑斑的涛声铿然自远而近……波层下，不甘的无声抗辩，纠缠着剥蚀如鳞的岁月与礁岩

百年的时光与故事悄然长成海藻繁乱的胡须鸥翅翔起又落下呼唤你，情意传入波涛深处哦，曾经的启航欢声埋在了哪一层砂砾？那过往的升帆号子呢寄存在哪一片海霞？那拼搏骇浪的呐喊呢是否已卧成望海石

不泯的信念紧攥着这片海域潮涨潮落，铭道道锈迹这一条条咸腥的额纹张目的日月读成了一叠叠航海志的篇页

被雨淋湿的声音

■ 徐永清

我们在时间的帐篷里唱歌有一些陌生的行人路过远去的身影最终化作万里无云的云歌声把时间一点一点拉长像妈妈手擀的面风吹碎了午时的阳光树叶颤动犹如惊醒的梦好多往事在水面的波光里浮动那一纸泛黄的信纸依旧空白透出青春秘密里的荒凉房门半掩心思紧闭门铃成了摆设今天会有一件快递手机成了最好的知己它在枕头边给你讲述各种熟悉的人生一如午后雨中的蝉鸣停停歇歇

被雨淋湿的声音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